四庫全書

史部

古列女傳卷四

漢 劉向 撰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

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汝從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逆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逆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

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録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痛悼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

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宫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録其事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

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慤持心不傾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

去歸作詩不聽蔡人美之以為順貞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

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

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節反乖傅母

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

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

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

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視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内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

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歛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

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别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避嫌遠别終不治容載不並乘非禮不從君子闕　同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宫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

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

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

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為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為柏舉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樾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絶卿大夫

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宫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絶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吴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

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梅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為有節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

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宫人約令召宫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頌曰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焉上配伯姬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吴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輧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宫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

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聘以金璧妻操固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

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内慙吾顧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内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

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成固闕子雖成供養如故主婦慙退請求出舍終不肯聽闕甚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鵷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

謂陶嬰貞一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謡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

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為女紀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

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

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守養其

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

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不受

梁聘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若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

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

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黄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比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古列女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列女傳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張廷極

古列女傳卷五

漢 劉向 撰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

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宫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宫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

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瞀

鄭瞀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瞀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一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禄也一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顔為容

令者大王在臺上而妄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妄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主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

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

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讓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矜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强自讓非子以殺身盟

晉圉懷嬴

懐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于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

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圉質秦配以懷嬴圉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

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于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公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

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茍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烏飛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于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

皆將為君王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

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

也君忘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暴强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

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榮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丘子獨生妻恥

不死陳設闕榮為夫先死卒遺顯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

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

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頼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

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

不偺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

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于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

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齎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慚婦

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汙行也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于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為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

忠猶豫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役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理也無禮逆理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

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

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令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我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

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无

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鷄搏狸恩出于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既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守節執事不為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

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汙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輙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内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

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態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

一字關侯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遺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讐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

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繈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讐義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他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

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于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仇劫父要女間之不敢不許期處既闕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古列女傳卷五

古列女傳卷六

漢 劉向 撰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无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

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婧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㜪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

公使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
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
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
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
悦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
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婧為可與謀詩曰先民有言詢
於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桓遇甯戚命管迎之甯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

問馬爲説其詩管嘉報公齊得以治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

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冦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宫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无人者非

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識令尹又識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旣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為為

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纒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晉平作弓三年乃成公怒弓工將加以刑妻往説公陳其幹材列其勞苦公遂釋之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倩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倩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

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蘗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莅國也不損禄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

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倩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

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景公愛槐民醉折傷景公將殺其女悚惶奔告晏子稱說先王晏子為言遂免父殃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

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

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倖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辯女獨乗遇鄭使者鄭使折軸執女忿怒女陳其究亦有其序鄭使慙去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

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闕 願乞一
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陽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
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
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
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
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
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
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 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

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遇賢則賔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紘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流連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孔子出遊阿谷之南畀其處子欲觀其志子貢三反女辭辨深子曰達情知禮不淫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至祝杯

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捲摻檝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檝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

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

通典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趙簡渡河津吏醉荒將欲加誅女娟恐惶操檝進說父得不喪維女難蔽終遂發揚

趙佛肹母

趙佛肹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肹之母也佛肹以中牟畔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肹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

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

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徳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將就於論自言襄子陳列母職子長在君襄子說之遂釋不論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

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

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牀敞席供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兾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汚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嘆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内感動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

內而衆人莫為毫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
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
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
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
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即墨大夫以萬户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
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
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

謂也

頌曰齊威惰政不治九年虞姬譏刺反害其身姬列其事上指皇天威王覺寤卒距强秦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

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宫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
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
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
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為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
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
有何竒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
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
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

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

女樂俳優縱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無鹽之女干説齊宣分别四殆稱國亂煩宣王

從之四辟公門遂立太子拜無鹽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

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内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宫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

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宫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宫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

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宿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减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宿瘤東郭採桑閔王出遊不為變常王召

與語諫辭甚明卒升后位名聲光榮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无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

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榱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榱橑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

何謂也逐女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内比也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令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蜋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

妻之齊國以治詩曰既見君子並坐歌瑟此之謂也

頌曰齊孤逐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

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遊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遊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能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閼蔽塞而不得見

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无尾墻欲内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國无强輔必且殆也墻欲内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强輔外内崩壞强秦使人内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令

禍且搆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潤達一患也宮垣衣綉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饑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强君

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處莊姪雖為女童以幟見王陳國禍凶設王三難五患累重王載以歸終卒有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

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此之謂也

頌曰齊女徐吾會績獨貧夜托燭明李吾絶焉徐吾

自列辭語甚分卒得容人終沒後言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

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葢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髠

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王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緹縈訟父亦孔有識推誠上書文雅甚備小女之言乃感聖意終除肉刑以免父事

古列女傳卷六

古列女傳卷七

漢 劉向 撰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宫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宫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

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天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鞽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瑶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為丘流

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鹿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

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刳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

見而藏檿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為玄黿入後宫宫之童妾未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産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

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熢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熢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間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熢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

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實生褒姒與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烽致兵笑冦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

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

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

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脅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

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

父遂使卜齮襲弑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横慶父是依國適以亡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説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

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闕）驪姬既逺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强甚寛恵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强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恵其民而不恵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為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民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説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

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為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於曲沃歸福於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施毒於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亦死

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忍忍之况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遂殺少傅杜原欵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

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為胙果殺申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

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内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於東宫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為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擯心意摧下後聽善言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无匹内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居而為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

賊泄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靈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

弒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於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入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譖愬高鮑遂以奔亡好禍用亡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説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慍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户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聞崔子與姜自側亡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

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
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
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墻而逃
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
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
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
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

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嫳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廐而殺成彊崔子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

擬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毋咎是依禍及明成爭邑相殺父母无聊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

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内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悦良夫乃與蒯聵入舍孔子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强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聵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

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聵使之出奔悝母亦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

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吴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傫然也反屈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

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旣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觧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冦攘式内言不善之從内出也

頌曰吳女苕顏神寤趙靈旣見嬖近惑心乃生廢后興戎子何是成主閉沙丘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令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令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妾頼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盗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入遂得為嗣既立畔本宗族滅弑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闕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

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泆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此之謂也

頌曰趙悼倡后貪饕無足隳廢后適執詐不慤淫亂

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亡趙身死滅國

古列女傳卷七

續古列女傳卷八

漢　劉向　撰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十六年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毀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

過三歲乎至貽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

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饉饑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勇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破

其面抉其目自屠腸而死韓暴其尸于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于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懐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剌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强立之縣中從之得一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

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

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

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

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无由會宣帝許后當産疾顯乃謂女監淳於衍曰婦人娩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娩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為成君衣

補治入宫具果立為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畫繡絪褥黄金塗為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

乃謀為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宫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習於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

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疏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

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禄勲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宫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宫皆從熊逸出圏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

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无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泣

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閔章无罪白還其妻子財産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无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遘咎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宫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甞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无
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
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
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于女寵婕妤進
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
驕妬譖訴班婕妤云挾邪詛祝上考問班婕妤曰妾聞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且

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无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宫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宫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徳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宫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層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

兮哀褒妃之為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禄與祐覩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妄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栢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莕中庭萋兮綠草

生廣屋蔭兮幨帷腌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
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為
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
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
過兮若浮已獨饗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情兮極
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
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
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

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娣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収養之成帝常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宫乃封父臨為成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寵衰昭儀寵无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黄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為黄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宫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无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宫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紿我從中宫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擣以頭擊壁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故

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食不食何為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人不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草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黄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

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娣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内其自竭極盖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皇后

漢孝平皇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騶宰執事等有差后

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汙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甚遂自立為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隳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酣飽沉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内詐為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

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為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鸞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

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逃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粉墨非鴻所願妻曰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麄衣椎髻而前鴻喜曰若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

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将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

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裓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顔色故預絶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宫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宫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

請望見后袍極麄疏及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宫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説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

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黄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黄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横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帝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令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飢餓而死封拜失宜不

可且先帝言諸王封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異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傍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所隨從蒼頭皆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知臣莫若

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禄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官有負言之責内亦不愧於世俗乎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

主衣組縞直領譎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來觀視於內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衎衎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皇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懐皇后之同産姊也初恭懐后以選入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産女弟貴人前充後宫蒙先帝厚恩得見乘龍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為竇憲兄弟所譖訴而

破亡父竦寃死於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脱身竄伏草野甞恐殁命无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
之德攬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内曠然各得其所
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没不可復生
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
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帝紀統
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
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

引見嬺對上泣涕賞賜義妃嬺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嬺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懐后遂乃改殯於承天宫葬西陵追謚竦為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棠既到增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忭忍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闕還母萬里為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續古列女傳卷八